

第二十回 酬鳳釵五鳳齊鳴

詩曰：

一番離別一番逢，轉眼當年似夢中。

終是金釵作巧合，大家齊謝鳳頭翁。

再說琪生修起本章，將陷車囚了賊首，著兵防護，先解進京。又著紅鬚與鐵頭至常州宅內報信，然後帶領婉如下船。飛英領著家眷，另備一船，也同起身。一路逢府逢縣，官員遠接送禮請酒，起夫馬，備供應，熱鬧不過。一月已到常州，飛英自泊船碼頭。琪生卻坐著獻轎八抬八撮，前呼後擁，來到宅中。拜見父母與鄒公。

雪娥小姐領著素梅、輕煙、絳玉也相見過。又有韓氏與陳氏，也過來拜見。琪生就著人打轎，將婉如小姐接至。婉如先拜見公婆與鄒公，又與眾人相見。絳玉見了小姐，喜從天降，二人互相流淚。絳玉要行婢子禮，婉如垂淚不肯，也以平禮相見。婉如又向陳氏灑了幾點眼淚。次日飛英也上來拜祝公與鄒公，留住飲酒自不必說。

琪生遂擇吉日，將韓氏配了紅鬚，又將陳氏與鐵頭成親。各有妝奩奉贈。韓氏錯賜，處防賢德。陳氏邪蕩，有失貞節。這也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天理當然耳。

祝公與和氏夫人商議道：「孩兒、媳婦，年俱長大。不若揀個黃道吉日與他成了親，一同進京豈不更妙。」老夫人甚喜。擇了吉期，就央紅鬚為雪娥小姐之媒，卻有鄒公主婚。央鐵頭為婉如小姐之媒，就是飛英與陳氏主婚。琪生與兩位新人成其花燭。次日，又是鄒公、飛英二人替素梅、輕煙、絳玉三人為媒，立為側室。素梅、輕煙，卻是鐵頭與陳氏主婚。絳玉卻是紅鬚與韓氏主婚。

這兩日，連鄭飛英家眷也接上來，大吹大擂，好不興頭，好不風騷。只便宜了一個琪生。你想他這兩夜的光景是怎麼個模樣？

第一夜詞寄：

翠被翻紅，桃浪疊卷，內外夾攻，上下何曾得歇。左右受敵，彼此真是難支。一個兩汗淋漓，顧首不能顧尾，兩個嬌聲婉轉，且戰而又且卻，數載相思，今日方了，連摘二枝，其樂如何？

第二夜詞寄：

齊擄三個新人，各出四般舊物。三面受圍，一將難敵。彼往此來，左衝右突。汗浸浸，個個爭先勇猛。聲喘喘，人人循序攻求。既渴吾力，欲罷不能。三戰三北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

琪生連日新婚，樂而忘返。那些遠近官員，登門拜賀，連絡不絕，門口竟擁擠不開，不消細說。

一日，婉如小姐將出風釵，對琪生笑道：「你真你我之媒。如今該酬謝她了。」琪生就笑問雪娥小姐道：「這鳳釵，原是你的。哪知竟與我做了兩次冰人。先聘你，後聘平夫人。」又笑指素梅三人道：「且搭上這三位星君，其功甚大。當封它個什麼官職？」五位大小夫人齊笑。

雪娥也取出琪生舊日所題汗中詩句還他。琪生看了，忽想起廟中之詩。對她五人道：「你我六人，俱遭一番磨難，卻俱在關帝廟題詩。今日復入完聚，豈非神聖之力？還皆齊去拜謝才是。」輕煙接口道：「果然神聖顯應。妾與婆婆，當時進退無門，欲尋死路。求得一籤，妾還記得是第十三籤。詩上道：『彼來此去兩相遺，咫尺風波淚滿襟。休道無緣鄉夢永，心苗直待錦衣歸。』恰好我婆婆同馮義士要往呂城，才出得門，你就到廟中。這是頭一句也應。我與婆婆出腳門時，就遇著那無賴公子窘辱。第二句又應。直待你如今做官，方得相逢，又應了後兩句。這籤句句應驗，豈不是關帝感應？」

琪生道：「若說起求籤，我向日在家中，也於關帝廟求一籤。詩道：『勸君莫坐釣魚磯，直比生涯信不非。從此頭頭聲價好，歸來方看掛添肥。』神聖叫我莫坐家裡，快些進京，果然進京就中。兩次出差，卻遇著爹、娘與你五人，豈不句句也應？」絳玉也道：「我那日同韓大娘還願，自心暗祝神前說：『若與你有重逢之日，神帳飄起三次，』後祝完，神帳果然連飄三次。今日果聚一次，豈不也應驗了。」

眾人驚異，齊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可不去拜謝，就是明日去罷。」琪生又道：「金鳳釵是你、我撮合老人，不可褻它，明日何不備香燭紙馬，大家送它到關帝廟中供奉，便他日受香煙，千年不朽，以報它作媒大恩。」數人歡然。

次日果備了許多牲禮，一、二十乘大轎，三、四十乘小轎，一齊俱到碼頭上關帝廟中，眾和尚出門跪接。琪生領著許多人進廟拈香，取金鳳釵將拜匣盛好，雙手捧著，供在香案之上，大家拜它兩拜，吩咐和尚好生看守。後來這金鳳釵竟做了山門傳世之寶，如今尚在。

雪娥小姐道：「我當初畫的那一幅觀音大士，不知可還在家麼？」琪生道：「向日我與岳父在家看見，還見好好地掛在房中，可惜不曾差人請來，今日一齊供奉，我與望空拜謝罷。」遂同向空中拜了四拜起來。祝公與鄒公、飛英、紅鬚、馮鐵頭、一班男人，都到兩廊遊玩，和氏老夫人陪著飛英家眷並韓氏、陳氏一班女客，在後殿隨。喜琪生卻攜了雪娥小姐、婉如小姐與素梅、輕煙、絳玉五位美人到前殿來看舊日詩句，俱是紅紗罩好，牆上半點灰塵也沒有，比不得舊時那樣零落。這些和尚都說：「是巡撫老爺與眾位夫人之筆。」遂將牆上搨得乾淨淨，用數丈大紅好紗黏成方架，將詩句罩好。

琪生與眾位夫人將紗架揭起，見詩句宛然，字跡仍舊。琪生與五位夫人齊念了一遍道：

覓盡天涯何處著，梵梵姑媳向誰啼。

若還欲問題詩女，便是當初花底迷。

定海鄒氏輕煙題

不記當年月下事，緣何輕易向人啼。

若能萍蒂逢卿口，可許蕭郎續舊迷。

又和一絕

孤身浪跡倍淒淇，恐滯蕭牆不敢啼。
腸斷斷腸空有淚，教人終日被愁迷。

定海琪生和題

迢迢長路弓鞋綻，妾為郎君整日啼。
手花丹青面目改，前行人恐路途迷。

定海鄒氏素梅和題

一人侯門深似海，逢宵挨盡五更啼。
知君已有知心伴，恐負柴門煙霧迷。

定海平氏絳玉和筆

身在東吳心在越，滿天霜雪聽烏啼。
近來消瘦君知否，始悔當初執著迷。

定海平氏婉如步和

父逐飄蓬子浪跡，班衣翻做楚猿啼。
柔腸滿泣相思淚，只為情癡妾自迷。

定海鄒氏雪娥泣和

六人各看了一遍，琪生復又重新再看，向輕煙道：「我那時詳你詩意，只疑你另適他人，哪知為我老母致你吃苦。」看素梅詩道：「彼時卻不知你改妝賣畫，直到定海家裡，遇著老蒼頭告訴，方才知道。」看絳玉之句，道：「那時只道你賣與人家，終身難見，豈知你詩中之藏，苦志待我。」又看婉如小姐詩，道：「那時我只道你身入龍宮，倒我永抱思弦之慘，長懷青家之悲，怎知你死裡求生，依舊重圓，這快活從哪裡說起。」

看到雪娥小姐詩，道：「聞你被劫，已道珠沉玉碎，及看詩之首句，也只道是為你父親自感，哪知卻為我老父受那般苦惱。今日喜得個個相逢，人人遂願，又皆為我立贊，豈非樂事？」又道：「我當初奇遇是逢浴佛會詩起，次後就因題觀音贊的一個機會，遂先與你三人訂的，落後○裹核釘生妒，就起釁端，倒與平卿二人巧會，總是福緣相俗，五鳳齊鳴，明日又該去拜謝佛會詩。」眾美人又笑做一堆。琪生道：「我心中甚是快暢，待我再和壁間原韻一首，見得你我團圓詩也該題滿。」遂喚人取筆墨過琪，和道：

金屋深藏春意足，攜手花下鳳鸞啼。
從茲共作長衾樂，只恐情深春又迷。

定海祝琪生攜五美人重題

琪生題畢，眾美人個個看了，大贊。相視面笑，琪生又道：「你五人何不再各和一首玩耍。」五人齊道：「各做沒趣，不若共聯一首何如？」琪生道：「更妙，就以你、我各人之事為題，我先吟起。」聯道：

舊詩今作新人語，
愁句翻成笑眼看。（琪生）
回憶鳳釵疑有兒。（雪娥）
逕對冰瑟豈無端。（婉如）
談心還及花前事。（素梅）
攜手猶思月底歡。（絳玉）
珍惜韶華莫浪過。（輕煙）
須知當日刻時難。（琪生）

琪生妻妾六人聯完各看一遍，歡然大笑。大家玩了一會，祝公諸人早已進來，飛英問琪生道：「你們寫的什麼東西，可好與我看麼？」琪生笑道：「是聯的一首律詩，雖係肥呢之詞，然看亦不妨。」就隨手遞與飛英。飛英接過一看，贊不絕口：「不知諸夫人俱蓄妙才，盟兄占盡人間閨中情秀，真世間大福人也。若非如此，佳人也不能配盟兄；若非盟兄也不能配這幾位佳人。」又笑道：「那時盟兄竊玉憐香之況，料然可觀得緊。」琪生大笑，祝公與眾人也拿去細看，大家賞鑒，當下盡一日之歡，至晚方回。

次日，就收拾起程，各人登舟。琪生是四隻大座船，小船不計其數。飛英也是一隻座船，四隻小船，一同到臨清起岸。馬轎、暖轎、牲口、車子，一路風風顯顯，直到北京。

琪生面過聖上，就保奏紅鬚和鐵頭大功。此時紅鬚改名焦廷爵，鐵頭改名馮傑，聖上就升琪生為都察院都御史，授焦廷爵為五軍都督府同知；後來又做到三邊總制善終。授馮傑為留守司，後來也做到大都督，屢建高功。又將賊首乃雄梟首示眾。焦、馮二人各領家眷別琪生赴任。

琪生又將南雄知府鄭偉守城有功，臣節可嘉，聖上也升他做了按察司副使，亦別琪生到任去了。琪生又上本，復了自己姓氏，也匆匆到任。祝公年老不願做官，只與鄒公閒酣山水之樂。這琪生日日完了衙門事體，就與五位大小夫人又下棋、彈琴、聯詩、畫畫，無所不樂。

不上二年，五位夫人各生一子，更是錦上添花。後來，祝公與老夫人又過十數年方才相繼歸世，琪生請諡封為吏部尚書，諡忠肅公，母為一品洛郡夫人。鄒公亦相繼而亡，琪生與雪娥亦盡殯葬之禮。

待三年服滿之後，正要上京做官，忽然想起，在關帝廟寫疏頭的時節，得到此地位，富貴已極。便與五夫人商量不去補官，安心林下，除課子成名之外，一味以山水詩酒為樂，壽至八十一歲。兒五子齊登科甲，與好友飛英並焦、馮二姓，世世聯姻，人人稱羨，在下知之最真，故有这一段婆話奉聞。